

画年画

程远

粮站前白房一共住四家,每家都是一间半屋:一间作居室,半间作厨房。前者一铺火炕,从南窗盘过来,占据了多半空间,冬日温暖的阳光从窗外照射进来,打在涂着蓝色油漆的炕面,印着一格一格的窗影,煞是好看。

母亲盘腿坐在炕头上,纳着鞋底。今年的年画你要画什么啊?我爱看嫦娥奔月。母亲对我说。

嫦娥奔月贴在炕头这面墙上,多好。母亲又说。

嫦娥奔月不好画。我回答母亲。你能画呢。

我试试看。嘴里应着,心底已打起了腹稿。

1960年代至1980年代,在东北,每逢春节,家里张贴的年画,包括春联,都是从镇上唯一的商店购买,题材单一,内容重复,时间久了难免有些厌倦。即便后来有了岳飞传、花木兰等多格年画,价钱亦是不菲。自画年画,既节省了钱,更有一种莫名的感觉在心底款款流动,难与外人道。

那时我刚上初中,跟着学校唯一的一位美术老师学画。

那个下午,母亲从炕柜的抽屉里找出一方手绢给我看,上面一个衣袂翩跹、长袖飞舞的仙女映入眼帘。无疑,那是嫦娥奔月的图案。

我将整张画纸铺在炕上,铅笔,橡皮,12支装国画颜料盒,几支大小不一的毛笔,墨水瓶,调色盘等等,一溜排开,用同学刘波的话说我又拉开了架势。之所以说又拉开了,是因为每年这个时候,也就是春节前夕,我都要拿出这些画材画年画,什么上山虎、迎客松、年年有鱼、梅兰竹菊,我都画过,甚至二哥新打的地桌、被柜的门玻璃画也出自我手,当然只是临摹而已,算不得创作。

那时,一进入寒假,我就会在心里盘算什么时候开始画年画、写春联了。家里的哪堵墙、哪扇门,该



天朗气清 (布面油画) 姚风

贴什么画、什么联,我事先都要在脑中考虑整体布局。母亲说的嫦娥奔月,是要贴在她做针线活时背靠的那面墙上的。家里最显著的位置也就是炕上两窗之间的墙,则应该画一幅年年有鱼或梅兰竹菊的大画。而炕梢边的窄墙,最适合挂一书法长轴,要这样的句子才贴切:春风放胆来梳柳,夜雨瞒人去润花。北窗旁应该是一幅牡丹或墨荷。缝纫机上的空位,耕读人家,字画皆宜。总之,心里有了数,剩下的就是挑灯夜战,或是趴在洒满阳光的炕上涂涂抹抹了,一幅幅,不仅家里贴,有时邻居、同学喜欢,也常常索了去。

记不清是哪一年了,腊月里,母亲患胆结石病,需要去省城医院做手术。大哥二哥在矿上上班,脱不开身,就只有退休的父亲和刚参加工作不久的三哥陪母亲去,留下我和弟弟看家。守屋望门,喂鸡喂鸭倒也罢了,只是临近年底,户户开始张灯结彩,惟独我家冷冷清清,不但年货没买,就连除尘糊墙、拆洗被褥这些最基本的事也没做。母亲是个要强的人,平时在家洗洗涮涮,缝缝补补,尽管小屋简陋,也要干净整洁。我对

弟弟说,咱俩在家可得多干点活啊!弟弟很听话,不再出去玩了,我们就一起劈柴、扫院子、擦玻璃、洗衣服,街上的孩子已经断断续续地鸣放鞭炮了,我们却掐指算着还有几天过年,母亲什么时候回来。那天,我正和弟弟糊墙,歪歪斜斜总算糊上了,高处的却够不着,这时,刘波的姐姐看见就主动过来帮忙,我和弟弟很是感动。但最让我们焦急的还是那些被褥,我们把它们拆了、洗了,但怎么也缝合不上。隔壁的婶婶连忙丢下自己手中的活计,替我们缝补起来,我当时就哭了,弟弟也哭了。就这样在邻里乡亲的帮助下,我们的家和往年一样,也有了节日的气象。

为了表达对邻居的谢意,我用了三天晚上的时间画了三幅画,并题上感激的文字,在腊月十五这天登门送去,邻居们很高兴,马上将画张贴起来。也就在这天晚上,我和弟弟听到一阵急促的脚步声——母亲回来了!她成功地做了胆结石手术,回到家里躺在那坚硬温暖的火炕上,睁开眼睛,望着我和弟弟,望着这个和往年一样干净而整洁的家,露出了欣慰的笑容。

穴,焉得虎子”,则言简意赅地告诉人们,你想实现自己的理想或达到某种目的,如果不冒风险,不以艰苦的努力与实践,就不能如愿以偿。

尽管老虎威武凶猛,但也有英雄壮士不畏虎凶虎威,有勇气和胆量去“打虎”“斗虎”“灭虎”。这里的“虎”已不是自然界之虎,而是强权恶势力的象征。寄寓人们心理、思想和愿望的谚语也有不少,如“敢把皇帝拉下马,老虎也得掰掉牙”“龙游浅水遭虾戏,虎落平阳被犬欺”“老虎尾巴挂扫帚,威风扫地”“狼怕鞭,虎怕圈,狗怕低头捡大砖”等等。这些谚语读来既形象生动,通俗易懂,又发人深省,催人深思。不过,在辞旧迎新的钟声敲响之际,我欣赏的是“虎视眈眈,震慑狐鼠”,赞赏的是“虎步关右,所向无前”!

久别重逢

程琼莲

那一年的冬天留给我的记忆是温煦的冬阳,透丽明亮的,在那样的阳光里,你能嗅到春天隐秘的气息。多年后的我不禁怀想,为什么新年能予人温暖刻骨的想念,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恐怕是因为它一头连接着春天。是呀,跨过旧历年,迈入新年的门槛,你一定就能感受到春的若隐若现。它隐藏在春联、挂历画的洋洋喜气里,它也隐藏在一一张张灿烂的笑脸里。

母亲正忙着打扫灰尘,戴一顶笨拙的草帽,阳光一寸一寸爬过她微佻的身躯,就像她挥着长扫帚一寸一寸清理一年的尘霾。我看见尘埃在阳光里飞舞,像一些死而复活的时间微粒。春天能让万物重生,可时间呢?人不能同时踏入两条河流,今日之时间已不是昨日之时间,今日之我已不是昨日之我。

母亲不管这些,她只执着于她的土地和土地上的作物。就像此刻她坚韧地与灰尘奋斗。她土蓝色旧布袄上染了一层淡淡的金黄,毛绒绒的,阳光如此慷慨热烈;父亲的对联贴得分外端正,父亲退后几步,仔细审视自己一笔庄浑厚的楷书,满意地点点头,红彤彤的对联映红了父亲瘦黑的面庞,低矮的老屋忽然亮堂起来。那一刻,幼小如我也仿佛听见春天的脚步,听到了冰面下的潜流暗涌,我的敏感纤细与生俱来,它放大了一个村庄的寂寞与喧哗,几近天籁的自然之音。

家家祭祖的鞭炮响起,好闻的硝烟味道弥漫村庄的上空。祭祖是一个隆重繁复的仪式,父亲带领我们,先祭拜天地,后祭拜先祖,庄严虔诚。在那样清贫的年月,年夜饭始终是一年之中的重头戏。对于有着源远流长的饮食文化的中国人来说,年夜饭的精髓雕琢更像是对农耕文化的一种感恩或者缅怀。

那一年的除夕之所以鲜明深刻,或许是因为一个被烧坏的纸灯笼,上面绘有梅花图案,“新春快乐”四个红艳艳的大字分外精神。父亲为我点燃蜡烛,目送我举着灯笼跟在小伙伴身后,家家户户去贺新年。可兴冲冲刚走不远的我就被绊了一跤,在我无能为力的视线,崭新的灯笼被烧出一个大窟窿。

那个烧坏的灯笼像一个破灭的美梦,让幼年的我再一次体会人生的幻灭感。原来美的东西是那样容易被撕裂!我怀疑童年无忧这句话的真实性,人生识字忧患始,可于我来说,忧患远远早于识字。新年夜,想要再买一个灯笼已不可能。父亲找出白纸,贴在烧坏的地方,用毛笔蘸了红,仔细描画,呀,一朵水灵灵的梅花!看着糊好的灯笼,我破涕为笑。

当一些人事渐渐远去,当父亲的笑脸只能在梦里出现,回忆就成了连接过去与当下的唯一途径。人生总是因不能重来而充满遗憾,人生又因不可复制,无可替代而愈加美丽。

又一个新年快要来临,我唯一能做的是分分秒秒感受当下,这即将要变成过去的当下。然后像问候一个久别又重逢的老友,道一声:“新年,你好!”

虎

钱续坤

虎是山中之君、百兽之王,其勇猛、威武、刚强、胆魄的性格特征,首先被普通百姓极力推崇,人们称不可企及的威风叫“虎威”,形容稳健雄壮的步伐为“虎步”,赞叹某人极有胆量谓“虎胆”,描写某人长得魁梧用“虎背”,对军人高人敬奉为“虎将”,就是谈到小孩长相不凡也笑说“虎头虎脑”。正是因为“虎虎有生气”,人们往往“谈虎色变”,甚至敬而远之地感喟“老虎的屁股摸不得”“老虎进村,没人敢理”“老虎下山,来势凶猛”“老虎戴轡头,没人敢去骑”等等。老虎的一派凛然不可侵犯的

王者气度,是不可得罪的,也是招惹不起的。

当然,老虎作为一种珍贵的保护动物,民间谚语常常以它的某一方面特征来作比,或歌之颂之,或警之咒之,褒贬悬殊,多得其妙。“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”,特指不论做什么事情不可能没有疏忽;“老虎打哈欠,口气真大”,形容某些碌碌无为之辈喜夸海口的性格;“老虎的胡须捋不得”,以“捋胡须”来比喻触犯了有权有势的人;“老虎门下官难做”,暗示官场之上必须视帝王国君和达官显贵的眼色行事;“不入虎

